

淨
土
教
概
論

〔日〕望月信亭 著

釋印海 譯

青州大學出版社
Qingzhou University Press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

淨

土

教

概

論

〔日〕望月信亨

釋印海 譯著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贵州大学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 I P）數據

淨土教概論 / (日) 望月信亨著；釋印海譯。— 貴
陽：貴州大學出版社，2015.1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

ISBN 978-7-81126-762-4

I . ①淨… II . ①望… ②釋… III . ①淨土宗—研究
IV . ①B946.8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5) 第 013987 號

淨土教概論

著 者：〔日〕望月信亨

譯 者：釋印海

責任編輯：滕芸

出版發行：貴州大學出版社

印 刷：貴州創興彩印廠

開 本：889 毫米 ×1194 毫米 1/32

印 張：6.75

字 數：168 千

版 次：2015 年 3 月 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3 月 第 1 次印刷

書 號：ISBN 978-7-81126-762-4

定 價：60.00 元

版權所有 違權必究

本書若出現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出版社聯繫調換
電話：0851-85981027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學術委員會

- 方立天 教授(中國人民大學)
樓宇烈 教授(北京大學)
黃心川 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
楊曾文 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
張風雷 教授(中國人民大學)
宣 方 教授(中國人民大學)
李四龍 教授(北京大學)
龔 隽 教授(中山大學)
馮煥珍 教授(中山大學)
洪修平 教授(南京大學)
徐文明 教授(北京師範大學)
王雷泉 教授(復旦大學)
陳士強 教授(復旦大學)
麻天祥 教授(武漢大學)
藍吉富 教授(中國臺灣)
林鎮國 教授(中國臺灣)
宋立道 研究員(中佛協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

出版前言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屬於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立項的“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第一期工程已經得到貴州省新聞出版局的出版基金資助。這個《文庫》的總編纂指導者是國內著名佛教學專家。參與編纂工作的有老中青三代學人。中青年學者們都是改革開放以後的三十多年中成長起來的佛教學才俊。老一輩的學者有中國人民大學的方立天教授、北京大學的樓宇烈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名譽學部委員黃心川教授和楊曾文教授等。承擔《文庫》出版任務的是我們貴州大學出版社。本出版計畫分為三期工程進行，計畫搜羅或再版國際佛教學研究界的最重要作品，所涉及的主要是中國（含臺灣地區）、日本和歐美的佛教學研究界在過去二百年中的標杆性作品。

本《文庫》為開放性的出版項目，其最終出版的規模大小，取決於所涉及作品的版權的解決，更取決於貴州大學出版社的經濟實力，也取決於參與本《文庫》從推薦書目到編纂出版的合作者的努力。本社之所以不自量力，承擔了這麼一個耗資大、耗時長而費力甚艱的文化工程，所企望者，是為國內的佛教學研究界提供一批便於利用的經典之作，為中國的文化建設與文化繁榮盡一個出版者的綿薄之力，當然，也還有巡禮過去二百年來世界佛教學研究中輝煌成果的用意。我們相信，佛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精神財

富之一。佛教學研究是全人類共同的宗教學術探索的精神活動，它也是東西方人文學者的精神創造力的結晶。

佛教原本是東方思想寶庫當中的最重要的一份財富。兩千多年前，佛教在印度誕生。從那裏向四面八方傳播，在南方形成了巴利語佛教；經西北方的中亞向遠東傳播，形成了漢語系的佛教。佛教思想在漢、韓、日的民族文化當中生根發芽，開出了朵朵奇葩；佛教也在“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尋到了自己的家園，孕育出神奇瑰麗的藏語系佛教文化。對於西藏佛教的關注，從二十世紀中期以後，已經成為世界宗教文化研究的熱點。這三大語系的佛教，又稱為南傳佛教、北傳佛教和藏傳佛教。其中南傳佛教，因為其教理教義上距佛陀本人生活佈道的時期最近，往往被認為深得原始佛教的真義，是初期佛教部派時期的上座長老們的傳統，故也稱上座部佛教。北傳佛教的經典語言是中古以來的漢語，故也稱漢傳佛教。漢語系的經典，從西元之初以降，及至近代，一直使用漢文書寫流傳於世。佛陀的言教，雖然譯自當時的梵語或中亞地方語言，但一經寫為漢文佛典，也在古代的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通行無阻。藏傳佛教的經典形成於十世紀以後，書寫系統和宗教內涵都深受印度思想文化的浸淫。

從空間位置上看，誕生於古代印度的佛教，雖然向四方傳播，但其最顯著的成果則祇在東土和南方顯現。在世界史上的西元之初，佛教並未涉足北方的西伯利亞草原，當時那裏生活的遊牧人群，還無緣沐浴印度的思想光輝；而在同時期的歐洲，因為先已有燦爛的希臘羅馬文明，更有新近誕生的基督教，以及在中近東已經存在上千年的猶太宗教，佛教大約祇能止步於彼。儘管如此，在西元後的最初數百年間，佛教也已進入西方人的視野。在馬其頓希

臘帝國的亞歷山大皇帝眼中，佛教祇是東方斑斕而陸離的諸多宗教文化之一。

以歐洲為代指的西方世界對佛教的真正興趣始於近現代。西方人對佛教的留意，開始於他們在東方的殖民經營。西方學術界對佛教的研究，說來也祇有約二百來年的歷史。歐洲經過了工業革命並形成了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以後，歐洲文化也挾商業主義和殖民主義之勢向東方侵入。歐洲的宗教、歐洲的思想文化和歐洲的價值觀念，在數百年當中橫掃東方世界，對那裏固有的社會形態和文化形態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引起了巨大的變化。西方世界對於亞洲佛教的興趣、關注和研究，正是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模式自西而東的大趨勢中產生的文化副產品。

本《文庫》的作品遴選，祇是基於中國佛教文化的立場，出於中國佛學的視角。其所關注的是佛教學研究的基本內容，即佛教的經典與教理、宗派與學派、佛教的制度、佛教的實踐，以及它們同佛教所寄身的社會和依存的文化傳統間的內在聯繫。《文庫》力圖包容含攝的，除了近現代中國優秀學者的著作，更多屬意於歐美的和東瀛日本的佛學著作。本《文庫》的涵蓋時間，僅及過去的二百多年，自然不能代表佛教在二千五百年來的全部的思想創造與文化積累。但因其側重的是近現代西方的佛教學研究成果，而驅動這一學術探索活動的，是西方啟蒙運動以來的理性主義傳統，科學與理性是西方佛學研究的基本精神，因此，所有的佛學研究成果便具有了與東方世界古來傳統迥然有異的現代精神含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是我們編纂這部《現代世界佛學文庫》的本意。

對我們中國而言，佛學研究，古已有之。廣義的佛教學或佛學研究，起步於二千年前佛教傳入中國之時。但從那以後，傳統的佛

學研究是服務於宗教解脫目標的，與近現代的佛教學研究有很大的意義差別。傳統中國的佛學研究，最初的對象雖然自外而來，但活動則是一個文化體系內部的自我研究與自我發現，而近現代西方的佛學研究，則多半是來自外部的學術干預。借用後殖民時代的說法，近現代的佛教學研究視角則完全自外而來的、“他者的”眼光和態度，這種研究隔著雙重的距離——文化的距離感、時代的距離感。從常情上說，近現代西方的佛教學研究，研究者不可能不帶著先有的“成見”或“前理解 (*pre-understanding*)”涉入。按專門研究現代性的社會學家吉登斯的說法，研究者或觀察者在理解時，已經受到“視域”的限制，他們不得不受制於研究對象的文本和自身的文化身份和立場。吉登斯稱其為“*double context*”（雙重的視域），也就是來自研究對象和研究者自身兩方面的限制，其研究與考察與佛教傳統背景、與學者的知識結構、文化立場與態度都密切相關。

以往傳統當中的佛教學者，無論僧俗，都是佛教的信仰者，其佛學研究的根本目標指向宗教解脫。其學術活動的起點與終點，都祇能是要想達到“解生脫死”，具有強烈的解脫實踐的特點。西方的佛教學研究，以及從事這項工作的學者，其學術研究活動並不必然聯繫於宗教目標，這首先是他們“生於斯長於斯”的基督教文化背景所決定的。二百年來的西方佛教學研究，經歷了“宗教學的一民族學的一人類學的”方法論和目的論過程，大致屬於世俗的學術研究。從宏觀方面看，他們借鑒了西方宗教學、社會學、政治學的方法，而在更加技術性的層面，他們在研究當中，也就坦然地採取了比較語言學的、考古學的、文獻學的手段。就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佛教學研究領域內出現的詮釋學研究方法，也大量

借鑒了後現代和後殖民研究的立場、觀點與態度。

就此而言，我們的東鄰日本，其佛教學研究，從明治維新以來，也逐步脫離了以宗教解脫為目的的治學實踐，循著世俗主義的學術路子前進。在保留和繼承佛學研究當中的優秀學術風格與手段（文字訓詁、文獻考訂、史論結合）等的同時，日本佛教學研究也吸收社會學的、政治學的，甚至社會文化批評的方法。就日本佛教學術界言，其所產生的、令人耳目一新的纍纍碩果，都產生在十九世紀以降，在日本學者接引了來自西方的，尤其英國和德國的宗教學研究方法之後。

有鑑於以上的原因，我們出版的《現代世界佛學文庫》，致力於搜羅過去二百多年來歐洲與北美的，以及日本的近現代佛教學研究作品。這裏的“近現代”，既有時間上的，也是以理性主義為特質的現代研究方法論意義上的。

佛教學研究是學術性的研究，究其本底而言，與政治目的無關。但從事學術研究的學者，在涉入研究領域時，又不免受到其世界觀與人生觀的價值論立場的影響。因此，學者的發言主張，及其學術結論也不免受到時代政治風氣、學術風氣的影響，在有的情況下，其研究方法也難盡脫政治文化的干預。我們在肯定過去兩個世紀以來的西方文化思潮影響下產生的世界佛學研究成果時，另一面也要小心謹慎，言所當言，止所當止。

本《文庫》總結過去二百多年來的佛學成果，大致劃分出以下三個階段的時間框架：

一、十九世紀晚期——二十世紀中期。這一時期，學者們大都致力於用比較語言學的、古文字學的和文獻學的方法來處理佛教的歷史與經典，力求揭示佛教的“本來面目”，力圖展示佛教內在的

“不變的本質”或者“真相”。正是這一時期，形成了三種佛學研究範型：英國—德國學派的，俄國“列寧格勒學派”的，以及法國—比利時學派的。

二、二十世紀中期——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這一時期的佛學研究，可以看作法—比學派的學術風格的繼續發展，其他的兩家已經式微。此期的佛教學研究，在原有的語言學、文獻學研究的基礎上，更多引入了社會科學的多種方法，諸如政治學的、社會學的、人類學的技術手段被大量植入，而當詮釋學方法引入這一領域後，西方佛學研究更多地呈現了社會關懷和政治批判，不再祇是純學術的“象牙塔”內的學問。

三、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的佛學研究。繼續發揮前兩個階段的優秀學術特點，而隨著西方世界這一時期逐步展開的對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和文化精神的反省與批判，隨著普世價值觀和文化多元態度的形成，歐美的和日本的佛教學研究也都開始涉及了帶有“後殖民”與“後現代”色彩的社會、政治與文化的批判活動。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東洋”日本的佛教學。它的展開，大致與上述三個時段同步。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佛教學術界，先是借鑒和遵循英德佛學研究的路子，如今則多與北美的佛學研究界聲氣相通。當前日本的佛教學研究，除了配合對日本宗教文化與思維的自省與批判，還有研究的細碎分化傾向，不過這正是社會文化多元發展在佛學研究領域內的反映。

經過兩年的努力，《現代世界佛學文庫》第一輯終於問世。我們希望奉獻於文化界和宗教界的這些經典作品，能夠受到社會各界的關心與重視。我們懷著出版人的恭謙與惴惴不安，期待來自社會各界的學術批評和對我們的編纂工作的技術批評。

最後我們非常抱歉地在這裏聲明一句，由於著作權許可的聯繫工作的實際困難，我們這套《文庫》的作品，有的尚未得到原著者或翻譯者的授權。於此，我們懇請諸位大德同我們出版社聯繫，以便我社同權利人辦理相關的授權協議事宜。再次為我們的冒昧致歉，并表達深摯的感恩之情。

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

貴州大學出版社

二〇一二年十月

本冊說明

淨土法門是明清以來我國佛教界最為盛行的法門，也是我國佛教徒最為熱衷的信仰之一。但是，由於信仰者多，研究者少。因此，對於淨土教的來龍去脈、歷史發展、法門深義等問題的理解，國內大部分佛教徒都還停留在很膚淺的階段。

望月信亨這部書，雖然篇幅不大，但是涉及的層面相當廣。全書泛論印度淨土教的起源與發展，并及於中國、日本的淨土理論。幾乎所有與淨土信仰有關的重大問題，在本書中都有扼要的說明。此外，日本的淨土教理論，有相當程度的推展，但是國人往往不屑一顧。本書中用相當長的篇幅詳加介紹，對於有意理解日本淨土理論的人，是一部很合適的入門導引。

有關日本淨土信仰的發達，從該國近代學者所編輯的《淨土宗全書》一事、及該全書內容可以窺見端倪。我們特別將此一叢書的書目附諸卷末，以供有意研索日本佛教者參考。

仁俊法師序

淨土思想與大乘佛教的開拓、建立、弘傳、發達普及，有相依相輔的密切關連。淨化身心與莊嚴國土，實是大乘佛教的核心論題。菩薩道的修學與創發，宗趣與目的：淨化身心及莊嚴國土，真莊嚴離不開真淨化，真淨化離不開真莊嚴，菩薩的品質與抱負，德業與義命，端從這二者的期許、策勉、陶鍊、荷擔中見出。所以，發了菩提願的行者，念頭上懸注的，現實中倡踐的，總是面對着此二者而上進。

“成熟衆生，莊嚴佛土”，這是深證無生法忍菩薩的專職。因為從無生中徹悟了涅槃寂靜，根本惑業徹底消融了，普偏法性具體見證到，這時，身心淨化得離離落落，語默容止，施設修為，莫不莊嚴得如蓮花不染，時空中所表現的，必然盡心盡力的莊嚴國土了。大乘行者言行的啓廸、召感，環境的吸引、攝受，無不從清靜莊嚴中發端的。佛教本身的淳正、光輝，也憑着這而為世所瞻仰。大乘行者的精神、氣魄與性向，一言蔽之，清淨莊嚴。具體的說：“成熟衆生，莊嚴佛土。”

深廣、充實、完整而積極的大乘道，必然的，是淨化身心與莊嚴國土兼顧并重的；國土的莊嚴離開了身心淨化，根本無法實現。大乘經闡倡“(身)心淨國土淨”的教授，其著眼點在此。從整體的佛教觀察、體驗、覺證說，淨，是修學發端的導向，也是學程圓滿的究

竟歸趣。根本佛教倡導的“理和、事和”，細究其意趣，不外乎從和敬中“自淨其（身、語）意”，而證達涅槃解脫。從理中斷除了三業雜染，事行上則必定清淨莊嚴。凡夫僧聞熏思修在這樣的氣氛中，接觸而體會到的，身心寧貼暢明，則自然而然地安住於清靜道場中；道業也就從道場中完成覺證。清淨道場乃為清靜國土的基型。從根本佛教特地教誡的“自淨其意”，一直到大乘佛教“心淨則國土淨”的高唱宏揚，其理念、其期求、其目標，確乎是承貫而互應的。就中，如約差別說，那只是：前者重於“思願”的厭離，自淨自覺；後者特重悲願安他、淨他而已。太虛大師曾說：“淨為三乘共庇”；印順導師說：“法門無量義，一以淨為本”，由此可知，佛法一貫的本質——畢竟清淨。“若人欲識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大乘行者的深觀佛境、佛德，直從淨廓如空的意境注目置意，由此體現於內而流露於外的，一切淨化得的歷歷，就這樣與諸佛的法身慧命了了默默地相融相見。無情著、無欲惡、無命濁、無雜染而唯是安穩和樂的莊嚴國土，大抵是菩薩行者從這樣的體見、修為中創建出來的。

剋實說：“成熟衆生，莊嚴佛土”，深證無生忍的菩薩才有此能耐，初發心的學不上、做不到。從菩薩發心不同於二乘的特性說，這是必須懸赴的遠程標的；否則，重大的任務與弘毅的使命感，就會淡漠而退卻下來。異生傾向、親近、依賴於佛陀及菩薩的最大要求，除了智見的提示、導悟，最渴求而急需的，莫過於安樂、光淨、慈祥、和平永無迫害而圓成正覺的境地。人們把佛法看作安身立命、創（法）身成（慧）命的真歸屬處、大開展處；佛法能夠引攝、成熟衆生的淨行願、妙德業；其主觀的急求、渴羨與客觀的導應、設施，可說完全着力注目於淨土的完成與嚮往。一切大乘經對現在十方諸佛淨土，敘述描寫得極其妙嚴華貴，豐足畢備，自由自然，誘發了衆

生往生的意念與熱忱。這，有些人認為誇揚過實，不足置信，其實，這正顯示了諸佛的廣大悲德，淨廓願海，大菩薩們即時即空的觸境與願，見苦垂愍，勃發、決發、策發而續發不已的創建人間淨土或他方淨土的抱負與志性，就是受到大乘經的啓發與鼓舞所使然。法藏比丘因地攝取無量淨土微妙莊嚴，創建而完成的西方淨土，就是個明顯確鑿的例證。

大乘法自印度傳入中國，彌陀淨土的經典接着就譯傳出來，東晉廬山慧遠大師棲心於此，創設蓮社，集衆共修。自是以來，彌陀淨土蔚為中國佛教界攝受信衆的普被法門。阿彌陀的真義就屬如何，一般人鮮少明其底蘊；而“六字洪名”的流傳，卻是婦孺皆知，足見彌陀法門普及而深入民心。中國佛教界外在所形成的風尚、力量、作用與潛助，客觀地說，確實受到彌陀法門的廣庇厚賜，這一方面，我們千萬要肯定其價值與影響。

阿彌陀的含義：無量光與無量壽。無量光表顯其無盡智覺，無量壽象徵着無極悲懷；以無盡智導擴無極悲願，稱謂阿彌陀。從佛法共義說，光，可說一切佛通稱，例如：“燃燈佛”“日種尊”（釋迦佛），“大日如來”“淨光佛”等，因此，凡是徹覺徧知的諸佛，都應該稱之為光的。從佛法特質說——涅槃無相，對緣幻的假名之命，徹解性空，了無執取，根本泯除了壽者相。可是，凡俗有情莫不把命視為“第一大寶”，巧善導應衆生的諸佛，也就不得不為衆生創建安頓與修學的國土了。照這樣看，光是一切佛的本義、通號，壽就成為阿彌陀佛接引眾生的大慈悲、大方便了。從無量壽的特義面說：籍壽行悲而度生，以壽運悲而說法，這是成熟衆生最必須、最積極、最實際的弘揚、表現。約異生說，一切意志的活力與潛能，大都藏攝也發自有漏生命；這股力，如能決絕地拗轉過來，憶佛日久，念佛

日誠，見佛日新，倣佛日真，愛取的雜染念頭上制得住，悲智的明切日常中運得當，這樣，有漏生命中的光也能不著壽而惜護他人之壽了。念阿彌陀佛的念到這般田地，阿彌陀佛因地（法藏比丘）的精神與行願，善根與福德，就都會從念頭郎朗出現，導喚得醒醒振振，不虛度時日，不倖翼分外，必須如此，佛才念得上路，人才做得夠力。修學彌陀淨土，本非小小情事，必須突破消極與孤獨，策發精進與健決，才有把握住生。務請牢記着：“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

印海法師教研三藏，願存普被，順應信施要求，倡導彌陀法門。年初，以所譯望月信亨之《淨土教概論》，囑寫一序。我因為彌陀淨土，中國民族信奉者既久且徧，故於略述淨土與菩薩之關係外，僅僅寫了一點點對於修學彌陀淨土者的期望；也表示我對淨土法門的仰敬與讚歎。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一日午後於驚危室寫

原序

本書就淨土教試以概說之。即諸佛及其淨土之成立，此中關涉到諸經、論中說法之異同，并有關其分類，主要依歷史的考察，以闡明其意義。同時亦關係到往生淨土之實踐修行，論評從古以來所流傳之種種諸說，以期人人有所遵依而知悉一切。余於前年所著《淨土教之起源及發達》及《略述淨土教理史》所記述問題或有部份相同，但其論旨未必一樣。此是經過研究後，聊加更新的結果。

宗教不單須要論議，還必定伴有實行。宗教是處理“心靈”的問題，與研究世間事象之科學等，其立場全然相異。不持有信仰，不是說無法生活，而一觸及到“心靈”問題之際，非依賴宗教不可。若對此問題見得確切，才能得到實際生活重大意義，亦必從自己的實行上露現出來。

淨土教關涉到“心靈”的問題，給予我等最高理想之標指，啟示了無上樂土。其敘說大略是通俗的，或歸屬為一種民間信仰，此實不認知立教之本義原由也。今於本書中，就諸佛及淨土之成立等試以縷說，意欲明顯表示淨土教為大乘佛教之精華也。然本書論旨不充實之處，尚乞大方惠予批正是幸。

本書之校正及索引等，煩勞足立俊雄、香月乘光、金山正好、諸戶素純、裏辻憲道、田中周光等諸人。附此致謝！

昭和十五年（公元 1940）九月

望月信亨 識